

好戏连台共欢歌

本报记者 张 英

秋风送爽,艺满商洛。备受瞩目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日至10月14日在我市举办。本届艺术节设置开闭幕式、省级“文华奖”评奖、省级“群星奖”评奖、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、优秀剧目惠民展演五大主体活动,将集中呈现近3年来全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与崭新气象。

届时,文华奖30台参评剧目将在商洛4个演出场馆上演,涵盖戏曲、话剧、舞剧、儿童剧、音乐剧、民歌剧等门类,将评选出10个文华大奖、15个文华单项奖。

随着艺术节临近,连日来,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惠民活动在我市秦岭博物馆广场、丹鹤楼广场、商州群众运动公园等中心城区7处公园广场以及全市6个县演出点位如火如荼地开展。演出作品既有商洛花鼓、商洛道情等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剧目,也有校园原创、群众自编自演的创新节目,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艺术盛宴。

9月5日傍晚,洛南县体育场人山人海。数百名观众将临时舞台围得水泄不通。台上,秦腔经典折子戏唱得酣畅淋漓;台下,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。为迎接省“十一艺节”,洛南县从9月1日至8日每晚7点在县工人文化宫举行为期8天的惠民演出,让老戏迷过足了戏瘾。

作为洛南县备战艺术节的重点剧目,大型秦腔现代戏《南洛河畔》已成功入选文华奖参评作

品。该剧以南洛河畔为地理坐标,以“洛家豆腐坊”为情感纽带,通过主人公洛福来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,串联起解放战争、社会主义建设、新时代三大历史时期发生在洛南大地的动人故事。

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后续还有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、书画展、摄影展、非遗体验展示等预热活动陆续推出。

镜头转向商南县。8月28日晚,商南县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座无虚席,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倾情献演。《闹花灯》《十八里相送》《路遇》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等经典黄梅戏选段接连登台,婉转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息、氛围热烈。

演出当晚,商南、安庆两地同步发布文旅惠民政策:安庆面向商南籍居民推出天柱山等多家4A级景区免票、折扣福利;商南金丝峡、阳城驿景区也对安庆籍居民推出2026年9月至12月免门票政策。从文化互访到文旅互通,两座城市以文化为纽带,完成了一场跨越千里的深度交融、互利共赢的双向奔赴。

9月4日晚,商南民歌大家唱(第二季)第十八场如期开演,陕南三市民歌唱响商南。同时,商南县剧团、文化馆将陆续开展非遗进校园,文化、戏曲进景区、进乡村等活动。

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重要分会场,丹凤县将集中上演11部精品剧目。8月31日晚,欢聚“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”丹凤县文化惠民活动启动仪式在中

心广场隆重举行。精彩的文化惠民演出紧扣时代主旋律,融合歌舞、民俗、曲艺等艺术形式,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的视听盛宴。

令人期待的,当属丹凤本土原创葡萄酒文化题材商洛花鼓戏《渡之火》。该剧立足丹凤本土文脉,深度依托丹凤百年红酒产业背景,以青年返乡创业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真实故事为蓝本,将乡村振兴时代主题与非遗戏曲艺术有机融合。主创团队多次深入葡萄园、酒坊向专家和群众“取经”,把地域和地方品牌打造在一起,通过动人的励志故事和爱情的融入来讲述丹凤振兴故事。

除了《渡之火》之外,丹凤还将上演秦腔、汉调、交响乐等多元舞台作品,同时常态化开展书画摄影展、非遗体验、阅读故事会等群众文化活动。系列活动从8月底持续至10月中旬,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。

在柞水县,文化惠民则奏出了别样旋律。乘着高铁即将开通的东风,在迎春广场举办了“高铁启新程 文化润民心”专场惠民音乐会。整场演出以声乐独唱、本土民俗音乐为主,曲风清雅、意境悠远,既有经典传世曲目,又有彰显柞水山水风情、时代变迁的原创音乐作品。参演歌手汇聚本土实力派唱将、网红歌手以及商州区同仁歌手,多元文艺力量同台亮相,既彰显本土音乐底蕴,又融合网络流行风尚。活动坚持文化惠民,全民共享,让群众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省级艺术节的浓厚氛围。



商南民歌大舞台的表演吸引了众多群众观看。

目光回到我市中心城区,文化惠民活动更是好戏连台。丹鹤楼广场每周一至周六晚间固定上演专业戏曲剧目。每天傍晚,数百名市民如约汇聚台前。人群中,既有端着保温杯追剧的资深老戏迷,又有推着婴儿车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父母,也有手持手机全程录制、打卡分享的年轻群体,多元人群齐聚一堂,尽显全民乐享文化艺术的浓厚氛围。

《打金枝》《五典坡》《卖妙郎》《三娘教子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大本戏轮番上演,既丰富了城市夜生活,更让秦腔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基层舞台生生不息。

更令人期待的是,由商州区精心创排的秦腔历史剧《罗公编》成功入选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文华奖参评作品名单。该剧取材于清代商州知州罗文思的真实历史事迹——清乾隆年间,罗文思

在商州任职十二载,目睹城东逼道临江傍崖、险象环生,自捐俸禄、率众在绝壁间开山凿石修筑逼道,彻底化解了行路危局。当地百姓感念其恩德,将这段道路命名为“罗公编”,佳话流传至今。全剧以沉浸式舞台、醇厚质朴的秦腔唱腔,生动再现了罗文思勤政爱民、清廉无私、敢于担当的清官形象。10月5日,《罗公编》将在商洛剧院上演。

“借助省艺术节的平台,我们把专业舞台搬到群众家门口,用接地气、有温度的文艺作品,让群众零距离共享文化成果。”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演员张平表示。

秦腔豪迈,黄梅婉转,花鼓情深,民歌悠扬。艺术节未启,商洛大地已处处闻弦歌。这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担当,更是写给百姓的深情答卷。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,商洛准备好了!

山阳非遗亮相苏超赛场

本报讯 (通讯员 齐 苗)鼓韵传千里,苏陕一家亲。9月5日,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20轮赛事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。赛前,山阳县的省级非遗八仙鼓、市级非遗手工花灯精彩亮相,雄浑古朴的秦岭鼓乐与精巧灵动的传统花灯惊艳金陵赛场,为“苏超”赛场增添浓郁的民俗氛围,生动演绎了苏陕两地文化交融、山海同心的深厚情谊。

“咚咚咚”一阵急速的鼓声响起,72名来自山阳县中村镇的八仙鼓和手工花灯表演者陆续登台。鼓声抑扬顿挫,时而舒缓悠扬,时而雄浑激昂,响彻奥体夜空,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秦岭非遗独有的地域特色和蓬勃力量。

与震天鼓乐相得益彰的手工花灯,是山阳本土极具代表性的非遗技艺。所有展演花灯均由当地老艺人纯手工匠心打造,以天然竹篾为骨架,经手工编扎、裱糊、彩绘等传统工序制作而成,造型别致、工艺精湛、寓意吉祥。本次展演的花灯有金蟾、蝙蝠、火龙、骆驼、莲花、梅花等经典造型,灯影摇曳、灵动雅致。

精彩的非遗演出引得现场观众拍手叫好,大家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记录。“第一次看到来自陕西的传统非遗,击鼓震撼人心,花灯漂亮精巧,尤其里面的金蟾灯笼做得很逼真,太喜欢了。”观赛的南京市民由衷赞叹。

传统非遗邂逅现代体育,秦岭文脉交融金陵活力。跨越千里山水,山阳非遗展演团队以鼓为声、以灯为媒,既实现了本土传统民俗文化的鲜活传承与对外展示,又为山阳非遗走出大山搭建了广阔交流平台,更是苏陕协作深化文化互通、情感交融的生动体现。

“从秦岭大山来到金陵南京,能够在‘苏超’赛事现场展示我们中村镇的非遗,我们倍感荣幸,每一位参演演员内心也十分激动。”中村镇党委书记王伟表示,“希望通过此次展演,让更多人认识八仙鼓、喜欢花灯,持续擦亮山阳民俗文化名片,让古老非遗在交流互鉴中新火相传、焕发新生。”

展演结束后,手工花灯队伍来到南京市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,花灯艺人与游客热情互动,并为他们介绍花灯制作过程及由来,秦岭民间工艺与江南千年文脉相遇,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。

手工花灯表演者周海瑞介绍:“这盏梅花灯取材于南京市梅花,经过纯手工打磨而成,借梅花寄托美好祝福,期盼商洛和南京两地情谊长存、协作共进。”

“博士书屋”书香浓

本报通讯员 舒建军 辛恒卫

在镇安县庙沟镇双喜村,有一个“博士书屋”。因从恢复高考至今,村里先后走出3位博士、10多名硕士、100多名大学生,双喜村得享“博士村”的美名。有了“博士村”的美名,村上的农家书屋自然起名叫“博士书屋”。

9月6日,是个周日,也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。庙沟镇的书香气息正裹挟着丰收的喜悦,吹进家家户户。笔者来到双喜村的“博士书屋”,与书屋遥相呼应的,是一面书写着“知识改变命运,文化孕育美德”的“博士墙”。书屋内,是一幅静谧而温馨的画面,一些村民和小学生,坐在书屋墙角的排椅上,手捧书卷静静阅读,或围坐在一起轻声讨论,曾经单调的农闲时光,如今被赋予了文化底色。

“以前看书跑得远路,现在家门口就有图书馆,这里的书种类全,种植、养殖技术的都有,闲着就来翻翻书,学到了不少真本事。”79岁村民卢西堂是书屋的“铁粉”,他高兴地说,“在这里既长了见识,又结识了志趣相投的朋友,生活充实了不少。”

书屋带来的变化,双喜村党支部书记田宁深有感触:“书屋是今年3月建成的,仅半年的时间,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风气变了,大家纷纷从牌桌走向书桌,孩子们放学后,或者双休日都爱往这跑,读书学习的氛围越来越浓。”

双喜村“博士书屋”于2026年3月建成,面积约30平方米,拥有图书2000多册,书是西安印钞有限公司西正防伪印务公司和镇安县新华书店赠送的,涵盖了农业技术、文学艺术、少儿读物、法律法规、生活百科等领域,还有《毛泽东选集》和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等书籍文献。

“博士书屋虽小,却是老百姓离不开的‘精神粮仓’,又是孩子们成长的‘智慧源泉’。”双喜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凤霖感慨道。

双喜村“博士书屋”的建设只是庙沟镇文化服务为民的一个缩影。为了让这“一公里”的文化服务更加优质,庙沟镇统筹资源,全镇建设书屋8个,拥有图书1.3万多册,并建立了由村干部轮流值班的管理制度,确保各村书屋“门常开、人常在”,服务不断档。

庙沟镇将继续深耕文化阵地建设,持续推动农家书屋标准化、规范化运行,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。

张军锋的「刀笔」人生

本报记者 胡蝶



张军锋在制作牌匾。

多累,晚上回到宿舍,他总要铺开纸写几笔。没过多久,他在东莞的石龙镇找到一条新路——镇上有家画廊,专门卖字画和工艺品。他壮着胆子推荐自己的字画售卖,得到店家的准许。

那段时间,他白天在厂里上班,晚上和周末就跑到画廊写字。

后来每到年前,他就跟厂里请假,专门在街头摆摊写春联。在石龙镇,这个“从陕西来的写对子的”一写就是好多年。最多的一年,他写春联挣的钱比厂里一年的工资还多。

可张军锋心里始终有个疙瘩:自己到底只是会“写字的”,还是能算得上一个“书法家”?为了证明自己,他做了件挺“愣”的事——在石龙镇租了间屋子,把多年攒下的字画,自己掏钱办了场个人书法展。展厅不大,来看的人也不多,但那是他这辈子头一回以“作者”的身份,把自己的字一张张挂上墙。

“那会年轻,就是想让人看见。”他说。

一把刀,让素木生花

一位手艺人,总想掌握更多技能。在东莞那些年,张军锋不光写字,还跟一位木雕师傅学木雕手艺。师傅叫袁孝磊,安徽人,做的是徽派木雕——马头墙上的构件、门窗上的雕花、祠堂里的牌匾,样样拿手。

他跟着师傅学木雕才发现,写字和刻字完全是两码事。毛笔在纸上走,错了可以重来;刻刀在木头上走,一刀下去,错了就废了。磨刀、选材、画稿、打坯、细雕、打磨,每道工序都得从头学。指头磨出了血泡,结了痂又磨破,他没吭过一声。

师傅教他的是徽派木雕,风格精细繁复,讲究层次和透视,门窗、人物、花鸟都刻得极细。张军锋从最基础的直刀、斜刀练起,一刀一刀磨了两年多,终于能独立完成一块像样的牌匾了。

“我师傅虽不懂书法,但他懂木头。他教会我怎么让刀顺着木纹走,怎么把字和画在木头上‘种’出来。”张军锋说。但回到商洛之后,他发现南北方的木雕风格差别很大。

徽派木雕的特点是“满”——门窗上、梁柱上,隔断上,能雕的地方绝不空着,人物故事、花鸟鱼虫层层叠叠,烦琐

中见功夫。他在安徽、江西、浙江都待过,看遍了南方老宅子里的木雕构件,那些保存完好的雕花隔断和窗棂,让他开了眼界。

但北方的木雕,尤其在农村,要简朴得多。门楼上的雕花不多,柜子上刻几道纹路就算讲究了,最庄重的用途是牌位和牌匾。

“南方是满雕,北方是点睛。南方看繁,北方看简。”他总结。这让他有了自己的方向——不走南方的烦琐路子,也不丢北方的朴拙气质。于是,他又拜师商州师傅郭树寿,把书法和木雕捏在一起,专做牌匾。一块匾,横着叫匾,竖着叫牌,字是魂,木头是骨,刀是笔,三样东西合到一处,才是一块好匾。

一块匾,笔刀的完美融合

做一块牌匾,工序多得外人难以想象。先从选材开始。张军锋偏爱核桃木,韧性好,油脂适中,刻起来不崩不裂,上了漆之后颜色沉稳厚重。椿木、橡木也行,但柏木和松木不行,油脂太重,刻刀打滑,时间长了还容易变形。白檀木好看,但太硬太脆,刻细处容易崩茬,他很少用。

木头收回来,不能急着用。伐下来的树要慢慢放,让木头自然风干。干透之后,锯成板子,拼缝、合缝,让几块板子拼成一块完整的大板,接缝处严丝合缝,看不出痕迹。然后打磨板面,从粗砂到细砂,一遍一遍过,摸上去像绸缎一样光滑才算过关。锁边、包边,把匾的边框做好,加固结构。

接下来是画稿。把书法家的原作复印下来,调整到合适的大小,用复印纸印到木板上。复印过稿时,每个笔画,特别是字笔画中的飞白、枯笔要勾成一个闭环,才不至于黑白虚实不分。

然后才是下刀。阳雕、阴雕,阴阳雕,根据字体的风格和匾的用途选择刻法。阳雕是把笔画以外的部分剔掉,让字凸出来,立体感强;阴雕是沿着笔画的轮廓刻下去,字是凹进去的,内敛庄重;阴阳雕则是两者结合,该凸的凸,该凹的凹,层次更丰富。张军锋3种手法都熟,用得最多的是阴雕,因为牌匾挂在门头,要醒目,要让人远远就能看见。

刻的时候,直刀走轮廓,细刀修细节,深度要精准控制——太浅了没立体感,太深了木头扛不住。有些复杂的字,

一撇一捺要刻几十刀,每一刀的深浅、角度都不一样,为的是把毛笔在宣纸上的渗化效果还原出来。“宣纸写字,墨会洇开,边缘有毛边。刻在木头上,要把那种毛边的感觉也用刀刻出来,才算到家。”他说。

刻好之后,要刷防虫剂。然后上底漆、打磨,再上色,一遍一遍反复做,直到颜色均匀饱满。最后包边、装框,一块匾才算完工。

一块4个字的牌匾,从选料到完工,大约一周时间。如果牌匾量大,一起刻,相对可以省些时间。

“机器刻一块牌子两个小时就出来了,虽然便宜,但那是死的。”张军锋拿起一块刚刚刻好的匾,用手指轻轻划过刀痕,“你看这些刀印,每一刀都不一样,有深有浅,有急有缓,这是手工的痕迹。木头是活的,字就有了呼吸。”

“书法作品必须得好。字不好,刻得再花哨也是白搭。”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让慢活传承下去

2017年4月,张军锋在商州区通江路开了间工作室,取名“金克木艺术馆”。

工作室占地不大,满屋子堆着木料和做好的牌匾,墙上挂满了他写的字。他本来是想以书法为主,没想到几年下来,木雕牌匾反倒成了主打业务。来找他刻匾的人越来越多,有给祠堂刻的,有给书房门口挂的,还有不少慕名从外地赶来。

“每年刻的匾,少说三四十块。这些年下来,总共刻了三四百块。”他说。

木雕是个慢活儿,也是个苦活儿。张军锋一坐到工作台前,除了吃饭,连头都不抬,一坐就是一整天。朋友来找他,推门进来站半天,他都不知道。手上有刀,眼里只有木头,外面的世界跟他没关系。

所以每一块匾刻完送走,他心里都空落落的。“每一块都舍不得,刻的时候天天对着它,一块木头慢慢变成一件东西,跟养个娃一样。走走了,心里跟割肉似的。”但他又安慰自己,“送走了才能刻下一块,下一块肯定比这块刻得更好。”

作为商洛木雕市级非遗传承人,张军锋对“传承”两个字看得很重。他说商洛木雕和外地木雕比起来大同小异,区别主要在内容上。南方的木雕题材更丰富,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、花鸟鱼虫等都有;商洛的农村木雕相对简洁,多用在庙宇、祠堂,题材也偏传统。

“我做牌匾,主要还是看字。字有了,木头的魂就有了。”他说着,话锋一转,“但现在年轻人没人愿意学这个了。挣不了大钱,还一身木屑,坐一天腰酸背痛。”他的语气里有无奈,但更多的是认命般的平静。他带过几个徒弟,都是真心想学的,但学着学着就慢慢离开了。他自己带着木雕技艺走进商洛学院,参加过非遗宣传活动,也去社区、老年大学给老百姓讲过课。但他心里清楚,真正的传承不在课堂上,在师徒手把手的传带里。可徒弟不好找,这门手艺养不了家,年轻人耗不起。

“我急也没用。把手里的活干好,把每一块匾刻好,让更多人看到手工木雕的价值,也许慢慢就有人愿意学了。”他说。